

石上岩下

天地至精之氣，結而為石。
縉雲山孤石干雲，高三百丈，黃帝煉丹
於此。

□陸春祥

石上

1、

如果不是一場靈異事件，縉雲這塊挺天巨石，不會那麼出名。

唐天寶七年（公元七四八年），對李隆基來說，是一個快樂的年份，他龍心大悅，加封連連，隨侍左右的高力士，被封為驃騎大將軍，楊愛妃的三個姐姐，分別被封為韓國夫人、虢國夫人、秦國夫人，貴妃的乾兒子安祿山，竟然賜丹書鐵券，他不知道，他的隨性，他的短視，為強盛的王朝埋下了不可逆轉的禍根。

又有喜事來了，處州刺史苗奉倩飛報：六月八日，我州李源溪上空，有彩雲飄起，覆蓋縉雲山獨峰之頂，雲中仙樂響亮，鸞鶴飛舞。不久，就聽那凸起的孤石上空，山呼萬歲者九，諸山皆有回應，從下午三點一直延續到晚上九點（自申至亥乃息）。音樂迷李隆基一聽急奏，大為驚嘆：如此美事，真乃我朝盛事，那裏是仙人薈萃之都也！於是親書「仙都」二字，宋代樂史的《太平寰宇記》和李昉的《太平御覽》，都記載了這件事。

有了李隆基的「仙都」御筆，建縣不久的縉雲（公元六九六年），和黃帝的關係，算是得到了官方認可。

2、

其實，縉雲是極有名的，因為它和黃帝緊密相連。

下面三種記載，都將意義指向了黃帝。《左傳》文公十八年，說縉雲氏是黃帝時的官名：縉雲氏有不才子。——黃帝受命，有雲瑞，故以雲紀事，他置五官，春官為青雲，夏官為縉雲，秋官為白雲，冬官為黑雲，中官為黃雲。

唐代張守節的《史記正義》，則直接說縉雲氏就是黃帝：黃帝有熊國君，乃少典國君之次子，號曰有熊氏，又曰縉雲氏，又曰帝鴻氏，亦曰帝軒氏。

南朝劉宋裴駟的《史記集解》，又進一步考證了縉雲氏的姓：縉雲氏，姜姓也，炎帝之苗裔，黃帝時任縉雲之官也。

我更願意相信第一種說法的可能性。這個號稱縉雲氏的官，或者這位官的後人，來到了南方括蒼山脈的縉雲，將黃帝的

勢力擴張至此，並結合縉雲地理人文，製造了關於黃帝的所有傳說，縉雲縣城就叫五雲鎮，縉，赤色帛，五彩祥雲，一個很好的詮釋。

3、

如果沒有那塊頂天巨石，黃帝和縉雲仍然沒有太大的聯繫。

天地間，突地豎起了一塊聳天巨石，它是雲的根，靈氣的精華，猶如天柱，天下第一，高一百七十點八米，底部面積兩千四百六十八平方米，頂部面積七百一十平方米。神奇的是，頂部樹木茂盛，樹林間還有一個湖，水深數米。坐看人間萬事，仰望流雲星空，這樣一個與天相接的平台，自然應該是黃帝煉丹升天的極好場所了。

於是，與黃帝，與巨石，聯繫產生了，這裏，自春秋時期起，就與黃山、廬山並列，成為軒輊黃帝的三大行宮之一——三天子都，成為南方黃帝的祭祀中心。縉雲堂，就是江南人民最早祭祀黃帝的建築。李隆基題詞之後，縉雲堂索性直接改為「黃帝祠宇」了。

歷代文人對天下第一石，讚不絕口。魏晉南北朝時期，道敎名士，葛洪，陸靜修，孫游越，陶弘景，徐則，等等，都在縉雲山中傳教，縉雲堂名氣極大。

山水詩鼻祖謝靈運，一見此石，從此心中念念不忘：漾百里之清潭，見千仞之孤石。歷古今而長在，經盛衰而不易（《歸途賦》）；本文題記中的第二句，則出之他的《遊名山志》；他還在《山居賦》的自註中標記：方石，直上萬丈，下有長溪，亦是縉雲之流雲。

我的桐廬老鄉徐凝如此讚：
黃帝旌旗去不回，空餘片石碧崔嵬。有時風捲鼎湖浪，散作晴天雨點來。

徐詩的詩意廣闊，黃帝升天後，只留下「片石」，這巨石，在巨人眼裏，自然是小的片石了，但我喜歡後面兩句，朗朗晴日，大風從頂峰吹過，湖中的水浪，會散作雨點紛紛灑下。多麼讓人歡喜的場景呀，童真、童趣，只不過，它是由縉雲山的風調皮搗蛋造成的。

4、

此刻，己亥三月初十日的下午，晴空高照，我佇立鼎湖峰下，我在等縉雲山的風，

等它揮手落下的雨點。

此前的兩天時間，我已心中和現場，試圖從一個角度，觀察和想像這根擎天柱——鼎湖峰，為什麼會生長？頂上有什麼？柱石中心有多少隙縫？

站在朱潭山湖的丁步橋正中，水流急湍，昨日的雨下得挺猛，急流將雙眼晃得有點顛顛的，不能久視，正望前方，鼎湖峰就在眼前。它特立獨行，和群山格格不入，似乎伸手可攬，那光光的身子，頂上的樹林如同髮絲，總之，它像一根粗針，牢牢地釘在大地上，唯一的方法，用一隻手，裝做托住它的樣子，留下你的影像，如此而已。

在太極廣場，鼎湖峰則要低調許多，也許，它博大的胸懷，想讓身邊的三塊岩石，更加出彩一些。三岩石，也是三奇，左邊一塊，頂端長有一棵松樹，樹的造型，酷似漢字「華」，「華」通「花」，人們謂之「妙筆生花」；中間一塊，似天狗喘月；靠近鼎湖峰的右邊一塊，似貓頭鷹。三石各自向天，一個標準的「山」字，你，讀者，遊客，觀望者，都是人，加個單人旁，那麼，就是個工工整整的「仙」。李隆基沒到過現場，不過，他的「仙都」，似乎正巧合。

鼎湖峰下有好溪，它屬於甌江的上游支流，以前叫惡溪，險灘遍布，水勢湍急，段成式做處州刺史的時候，曾經對惡溪進行了大規模整治，惡溪就成好溪了。站在好溪的橋上，直面鼎湖峰，感覺它粗壯陽剛，鼎立如山，有一種大力士般穩定，陽光下，它的倒影映在溪面上，就在我眼皮底下。鼎湖峰上的白雲走得極慢，是那無所事事的悠閒，鼎湖峰底部的水邊，有數粒小白點，那是遊人在戲水，石的巨大，人的渺小，竟是那麼的明顯。

黃帝祠中，瞻仰過黃帝，登上纜車，上步虛山頂，那裏有個亭子，正對着鼎湖峰，我要從另一個角度，平視它。

終於，它完全出現在我的對面了。頂上樹木森森，看不清是什麼樹，應該是一些平常樹種，驚奇鳥們的動奮，是牠們的不倦行動，寸草不生的石頂，才有了如此的生機。鼎湖，看不見，它隱藏在樹林中，面積不會太大，湖有多深？水從哪裏來？自然是天水，獨峰上不會有泉。峰頂有野獸嗎？湖裏有

魚嗎？一切，都讓人好奇，深深地好奇。

從前，有採藥人上去過，巨石的腰間及峰頂，說不定有珍貴的石斛。現代，有登山者上去過，據說是花了八個小時才攀上去的。石高任鳥飛，自然，飛鳥盡可以將它們當成樂園的。

峰頂上有什麼，猜也猜不透，也許，這就是鼎湖峰的神秘之處。空山新雨後，雲霧繚繞時，縉雲山，黃帝祠，令人萬般遐想。

石城，縉雲的另一個稱呼。

千岩競秀，重岩疊嶂，我想到了《石頭記》，想到了美猴王，想到了原始人汪洋恣肆的岩畫藝術。岩石，就是地球誕生的最初狀態。

小赤壁，婆媳岩，大肚岩，舅甥岩，縉雲那些大大小小的岩石，似乎都在各自訴說着千萬年的悠長故事。

畫中

近雲麗舍，在仙都景區的入口處，臨溪背山，他們遞給我一間「早起」的房間，不知道是不是有意安排，是想讓我早起去看景嗎？還是他們知道我有早起閱讀的習慣？

晚餐後，我和裘山山，在縉雲宣傳部潘春紅部長的陪同下，走溪邊綠道。

溪就是好溪。好溪連着段成式。

這些年，我一直沉浸在歷代筆記新說系列的寫作中，自然對段成式極為熟悉，段的文學成就巨大，他的詩，和李商隱、溫庭筠齊名，《全唐詩》就收錄其作品三十多首，他比別的文人更勝一籌的是，他還有一本筆記巨著，三十卷的《酉陽雜俎》，筆記中的翹楚。這書我至少讀過三遍，我將其當作天書，內容繁雜，包羅萬象，稱它是一本博物學的文學辭典，也不為過。

唐宣宗大中九年（公元八五五年），五十三歲的段成式，從京師長安到處州任刺史。此前，他應該已經完成了《酉陽雜俎》的寫作。有文學情懷的段，做事也頗有思路，

·陸春祥

筆名陸布衣等，一級作家，浙江省作協副主席，浙江省散文學會會長，已出版隨筆集《字字錦》《筆記的筆記》《連山》《而已》等二十種。作品曾獲第五屆魯迅文學獎、浙江省優秀文學作品獎、上海市優秀文學作品獎、中國報紙副刊作品金獎等。

他在處州最突出的政績，就是治理水患，興修水利。惡溪源出磐安的大盤山，段刺史科學決策，方案詳實，將水路疏浚和築壩開渠相結合，不僅水路成黃金運輸線，更使溪水澆灌大量農田，百姓受益一千多年。惡溪終成好溪。

我們走綠道，潘部長講綠道。縉雲的綠道建設，自三年前啟動以來，已經有景城綠道二十二公里，鄉村綠道五十二公里，山地綠道逾二百公里，我們走的這條仙都風情綠道，今年獲評浙江省十大最美綠道。

潘部長說，這條綠道一直走，直通縉雲縣城。晚風拂臉，空氣沁人心脾，兩邊時有鍛煉人群急急走過，跑過，他們都在吸氧，縉雲的平均負氧離子含量，每立方厘米高達四千六百個。

次日晨起，我和王必勝，又沿着小赤壁下的綠道去吸氧。右邊崖壁赭白相間，酷似長江赤壁，如焰如煉，時有岩泉滴下，石壁上不少苔蘚，有的小如豌豆，但都有濃濃綠意。六百五十米後，轉向大肚岩方向，一小女孩坐在綠道上，父親在拍照，女孩身後，紅藍黃三條直線伸向遠方。

綠道旁，好山腳下，有獨峰書院。南宋淳熙七年（公元一一〇〇年），大儒朱熹在此講學。出倪翁洞，有騎行驛站，右邊綠道旁，一大片草坪醒目，陽光正好，幾頂帳篷搭着，大人孩子追逐嬉鬧，風箏在藍天飛翔。

縉雲綠道，是縉雲的綠枝，有這樣一個比喻，我以為十分貼切：縉雲山是骨，好溪水是脈，以滿眼滿山的綠為底，王羲之、謝靈運、李白、白居易、段成式、李陽冰、朱熹、范成大、王十朋等歷代文人雅士抒寫縉雲，自然就是綠道的魂了。

由表到裏，如此底蘊深厚的綠道，也是千年時光的精神之道了。

由此及彼，我要去岩下了。

（未完待續）

◀浙江縉雲仙都景區風景秀麗



古鐘

□陳德錦

杯子是空的，打盹多時
記不起熱茶傾注的歲月
荒置的椅子已拒迎來客
在暗處擺出主人作息的姿勢
離去時指尖沒碰上一點塵埃
這虛室一點一滴失去功能
像一個不能切合時代的布景
沒有誰打算去拭刷和更改
但親愛的，古舊的時鐘
仍向着未來一點一滴擺動
通向舊日我們王國的橋身
已燒成灰燼，幻想的橋再架起
連貫一座空無的城，如昔
城裏有杯子和桌椅，如新

·陳德錦

香港詩人、作家。詩歌、散文及小說曾獲三項香港中文文學雙年獎。

▶西洋鐘雖古舊，但仍在轉動



▶罪惡在心裏堆積，終會發酵



心罪

□龔劍

一個天氣炎熱的下午，黃先勇和同學李雨明放學回家，正走在火車道上，遠遠地發現了火車即將經過。黃先勇眉頭一皺，計上心來。他和李雨明打賭，說別看火車能壓扁鐵釘帽，但它壓不碎石頭。「那完全是兩種不同的硬度，物理學的原理不同。」黃先勇像很明白似地發誓。李雨明當然不信，鐵難道不比石頭硬？黃先勇說不信你就試試。李雨明便馬上從路基邊撿起一鴨蛋大小的石子放到了鐵軌上，然後兩人撒到一旁觀看。火車在一點點地靠近……黃先勇突然意識到那放在鐵軌上的石子有些大了，它很可能使火車翻車。雖然他想報復火車，但他絕不敢有讓火車翻車這樣的膽量，剎那間嚇壞了。他想讓李雨明把石子取下來，嘴裏一個勁兒地喊「李雨明，李雨明……」卻無法把他想要發出的指令完整地傳達給李雨明。其實他自己也知道，即便他能把話表達完整，那時間也一定來不及了。眼看着火車的第一個車輪碾過石子，在上面跳了一下。「咯噔」一聲，緊接着第二、第三個車輪就隨即碾了上去，「咯噔，咯噔……」又好幾下的跳躍，石子終於碎了。

當火車從他們眼前咣咣咣咣駛過並逐漸變成了一個小黑點時，他倆才像是如夢初醒，緊張地跑到鐵軌查看起來。鐵軌放石子的地方留下了一個個小小的白印。兩人用手塗抹了好半天，那印記

似乎還是能看得見。那之後，兩個孩子誰也沒說什麼，互相呆看了一會兒，竟忘記了之前的打賭。他們望着遠去的火車方向，心有餘悸地回憶着火車剛剛經過的一幕。顯然，當火車接近石子的那一刻，李雨明也一定是後怕了。

「轟隆、轟隆……」還在默默向前走着的兩個人，驚訝於這種聲音。遠處，看不見的地方，火車真出事了。據說火車是在離學校一公里外不遠處的一個道口處撞翻了一輛三輪車。一定是有人死了，但到底死了幾個，傳說中不準。有說一個的，也有說是三個的。黃先勇和李雨明那天聽到聲音後並沒有趕去觀看，也許是他們還沒從剛剛的驚嚇中回過神來，更何況他倆當時也不知道那看不見的遠處到底發生了什麼。他們聽說火車撞車事件時已是第二天的上午了。

黃先勇知道消息時就認定了那事件一定與自己有關。一定是火車車輪被當時的石子磕歪了；或許是當時看着沒事，後來鐵輪子自己飛出去了？黃先勇想着這些便有種末日來臨的感覺，丟了魂似的。那幾天學校放學，他總會在那段放石子的鐵軌上尋找那個被石子磕出來的白點，似乎渴望能在事件調查前抹掉犯罪時留下的痕跡。幾次尋找，都沒找到。他甚至還有過想幹掉李雨明的念頭，但那念頭不過是一閃而已，他是絕

沒有那樣的膽量的。

從十五歲到十八歲這三年中，黃先勇瘦了很多，人也像是沒長開的豆芽，性格更沒有其他同學來的陽光。父母以為他是得了什麼疾病，領他去醫院進行了體檢，結果完全健康。見檢查沒什麼毛病，黃先勇的父母就便認定他是青春期的原因，更何況很多同事都說孩子到了青春發育起來是不一樣的，不用管，慢慢就好了。黃先勇父母聽後也就放下心來。

黃先勇那時的心每天都懸着，他本能地認為公安局是什麼事情都能查清楚的。所以火車的鐵輪子被磕歪了，這樣的線索公安局肯定能發現。順藤摸瓜，他知道他早晚會被揪出來，即所謂睜過了初一躲不過十五。

儘管時間一天天挨着，但黃先勇並非一點行動也沒有。快到十八歲時，他有了行動，他是在經過一段非常激烈的思想鬥爭後才開始行動的。他始終認為十八歲是個坎，在這之前向公安機關自首還可能被輕判，必定他那時還沒到法定的成人年齡。所以，那段時間他有好幾次徘徊在工廠派出所門前，天天演習着如何向政府交代，他甚至還想到過說服李雨明一起去自首。但他發現，李雨

明在事件發生後像沒事似的。開始，黃先勇很生氣。事必定是李雨明做的，他怎麼能每天高興得什麼似的？黃先勇想了很久，終於泄了氣。李雨明不過是個首犯，也許還可能被劃作從犯，他當然沒事，因為真正的主犯是自己嘛。所以，按照黃先勇的邏輯，即使公安人員最終真能發現一些蛛絲馬跡找到他們，李雨明最多也不過是被關上幾年，而他黃先勇則是要掉腦袋的。

工廠派出所他真去了，大約是那事件發生後的兩年左右。他曾勇敢地走進了派出所的辦公室。當時裏面幾個人正在抽煙打撲克，他們瞥了他，見是個孩子，便不搭理。他只好湊上前去叫叔叔，向他們坦白自己所犯的罪行。可那幾個卻沒人聽他，後來見他在一旁一個勁地嘟囔，幾個人急了，把他大罵了一頓，其中一個還狠狠地在他屁股上踢了一腳，罵他精神病，讓他滾蛋。

二十年終於過去了，黃先勇本應該變得輕鬆才是。可這時，他卻突然懷疑起那條「犯罪睜過二十年就無罪」的法律條款。到底法律上有沒有這樣一宗法律條款呢？黃先勇又緊張了……

（完）

·龔劍

東北師範大學教授，曾在報紙雜誌上發表文學作品三十餘篇。